

小人物与大藏经的因缘际会

□徐久森

柴广胜,出生于绛县古绛镇柴家坡村,现任绛县三晋文化研究会会长,也许是命中注定的缘分,让他与广胜寺、《赵城金藏》有了一段不解之缘。

大藏经开雕于盐湖区席张乡柴家窑村的静林寺,700年后这一巨作又被发现于洪洞县(原赵城县)的广胜寺。从柴家窑到广胜寺,《大藏经》完成了从开雕到落脚的一个“轮回”。但由于史料的缺失,这部大藏经的雕印缘起、组织者及雕印地、雕印过程始终像一团迷雾困扰着一代又一代学者。直到2008年,绛县太阴寺《雕藏经主重修太阴寺碑》碑文的解读和广泛传播,才揭开了这部大藏经雕印历史的神秘面纱。而揭开这一神秘面纱的人,正是时任绛县文物局局长柴广胜,冥冥之中他被赋予了这一特殊的历史使命。

抛砖引玉——柴广胜发现《雕藏经主重修太阴寺碑》

2008年时值编写《绛县石刻大全》之机,柴广胜拓制《雕藏经主重修太阴寺碑》拓片,克服重重困难抄录全文并断句后,传给有深厚古文基础的儿子柴芄把关。柴芄告诉他碑文中所说的藏经就是《赵城金藏》。让柴广胜及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,碑文向世人展示了一段雕藏印经的历史,揭开了关于《赵城金藏》的神秘面纱。

该碑于元大德元年(1297年)立石,青砂石质,碑高223厘米、宽97厘米、厚30厘米,现存于绛县太阴寺前院西侧。碑阳共刻有2169个汉字,不仅记载了金大定二十年(1180年)、壬辰年(1232年)、元大德元年三次重修太阴寺的经过,而且详细记载了雕印藏经的缘起、人物及雕印过程中的事件。碑阴分上下两部分,上部分为太阴寺法脉牌位,共分两层;下部分为“外获助缘姓氏之名”。

其一,碑文载:“怀州河内县人也,尹氏之子。……路逢大宋徽宗御驾。……礼五台山文殊菩萨。话契圣心,龙颜大悦。……更赐金刀剃发,玉检防身。……汝于晋、绛之地,大有缘法,雕造大藏经版。”此乃雕刻大藏经之缘起,明确告诉世人《赵城金藏》的首创者和组织者,不是崔法珍,而是河南怀州尹

氏,法号实公的大法师。

其二,碑文载:“童女、居士左右辅弼,纠集门徒三千余众,同心戮力,于河、解、隰、吉、平水、绛阳,盛行化缘,起数作院,雕造大藏经板……”此乃雕刻大藏经之过程,告诉世人,实公大师在门徒刘居士、崔法珍等人的辅助下,广收门徒三千余众,在晋南多处寺院,完成了大藏经的雕造。

其三,碑文载:“有一童女,见师巍巍荡荡……于隐奥之处,自截左手。父母见其如是,舍令出家,趁随其师。”此乃崔法珍献佛之缘起,告诉世人崔法珍是以自截左手明志,并非断臂一说。

其四,碑文载:“我终之后,当以未雕大藏经板补雕圆者……时童女菩萨住持河府广化胜刹……大定十八年,将所雕藏经部帙卷目、总录板数,表奏朝廷。”此乃补雕大藏经之历史,言之凿凿告于后人,实公抱憾圆寂,崔法珍受其生前托付,将藏经献于朝廷。

百花齐放——学术界研究《雕藏经主重修太阴寺碑》

虽然柴广胜及时将太阴寺是大藏经主要雕印地的发现撰文投稿,但投出去的文章都石沉大海。2011年9月,一个偶然的机会,柴广胜的文章被推荐给资深专家,《雕藏经主重修太阴寺碑》的发现才在全国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。知名专家学者亲临太阴寺考证并撰文,一石激起千层浪,大批研讨文稿问世,各大新闻媒体都予以报道。

也正是多位专家学者多方的考究论证,尤其是国家图书馆研究员李际宁先生的倾心研究,理出了关于太阴寺历代法脉的清晰线索:第一代乃实公菩萨,第二代乃慈云菩萨,第三代乃慈云门人法谢菩萨和满公上人(又称满公山主),第四代乃保达公门人行圆,第五代乃光公论师。

第一代实公菩萨乃大藏经雕刻发起之人,雕藏经主实至名归;太阴寺乃实公菩萨最初住持所在地,因而被后代尊为宗祖。实公“到彼火燃左手”,崔法珍“自截左手”,慈云“亦燃左手”,也许是惊人的巧合,也许是为博得世人爱心善缘,但足以见其弘扬佛法的不懈追求和惊人的贡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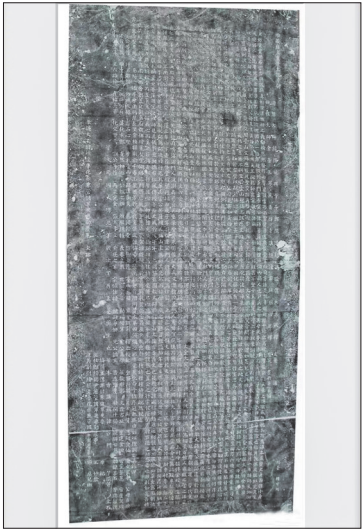
2024年国庆节前夕,由柴广

胜主编的《太阴寺元碑研究文集》成册,汇编了研讨文稿和媒介传播。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对《赵城金藏》予以深入分析,一系列研究成果令人惊叹。

雕印藏经为何要选择在晋南之地完成?河东运城乃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,也是晋南佛教文化圈的中心地带,浩大繁复的藏经雕印工程需要大量的人力、财力、物力,经费物资都需要民间爱心善缘,倘若没有富庶物资的支撑,恐怕大藏经的传世终会成为历史的遗憾。

实公菩萨于金代在此雕造金藏,用工3000余众。而如今的运城制版厂业务遍布全国乃至全世界,这也绝非偶然。

历史总是在不断传承中得以继续发展,时间的轮回似乎又回到了起点。正如实公菩萨、崔法珍等人一样,就算“燃左手”“自截左手”,也要完成这项浩大的工程。而蒋唯心似乎也是命中注定,他苦心孤诣,劳尽心力付出了毕生心血,对《赵城金藏》的研究一直在史学界占有半壁江山。当《雕藏经主重修太阴寺碑》走进柴广胜的视线,他触摸石碑的那一瞬间,命运的齿轮似乎在告诉他,他就是那个被赋予重任之人。也正是他的发现轰动学术界,让更多人倾心研究,在学界掀起巨浪,也让我们更多了一份对《赵城金藏》的敬意。如今,对《赵城金藏》的研究还在继续,有更多的研究成果还在等待我们去探索。



▲太阴寺元碑碑阳

文化茶座

□张新闻

宋真宗时,宰相王旦不识“身边人”的故事,堪称古代官员与身边人清爽相处的典范。

宋真宗时,宰相王旦的马夫(控马卒)服役期满向王旦辞行,王旦问他到府里几年了。马夫回答:“五年了。”王旦说:“我怎么没有见过你?”马夫告辞而去,王旦看着他

的背影,这才认出这是给自己长年驾车的人。于是叫住他,厚赠而去。故事里的这位马夫,每天与朝廷高官相伴出入,可算是真正的“身边人”了。但从记载看,至少可以说明驾车就是驾车,没有仗着自己是宰相的身边人而非作歹。

当今一些贪腐案中,频频出现一种从业者的身影,那就是司机。有些司机凭借接近领导的特殊身

份参与贪污腐败,成了贪官的帮凶。比如帮助贪官收受贿赂,藏匿、转移财产,甚至居间撮合。这些司机在行贿人和贪官之间搭桥,成了牵线人,驾车倒成了副业。控马卒,本为方便官员执行公务,只需做好“控马”工作即可,职责清晰明了。一旦与官员关系复杂化,他们就可能不仅仅满足于控马,“控官”也不在话下。

苑咀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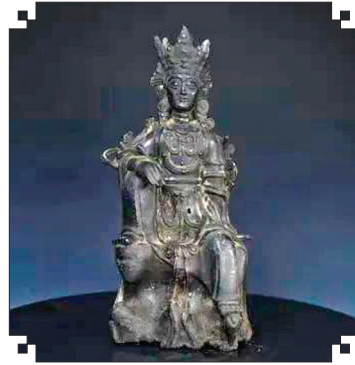
漫步涑水河畔述怀

□戴清民

岁暮雪霁夕照楼,
寒烟空蒙笼野秋。
旧游犹记孤山径,

残梦长留涑水头。
千里云山终恋慕,
半生戎马志待酬。
浮名高冠等闲事,
岂忘图报献嘉猷。

运城珍宝馆



文物名片

主角:自在观音菩薩坐像
出生时间:清代
尺寸:通高32厘米
藏宝地:盐湖区博物馆

□记者 韩立

在盐湖区博物馆的藏品中,有一尊清代自在观音菩薩坐像,散发着独特的艺术魅力与宗教气息。它通高32厘米,完好地保留着往昔的神韵,作为馆藏三级文物,承载着古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慈悲精神的尊崇。

这尊坐像的头部造型精致入微。观音头戴宝冠,宝冠之上的装饰繁复而精美,每一处细节都凝聚着工匠的心血。束发高髻规整而典雅,发丝的纹理清晰可见,仿佛能感受到工匠在雕琢时的专注与虔诚。面相饱满圆润,流露出宁静祥和的气质,让人望之内心平静。耳垂圆瑯,圆润的耳瑯不仅是一种装饰,更增添了几分庄严与慈悲。

再看其上身,帔帛轻柔地搭于双肩,如同灵动的丝带,自然垂落。帔帛的线条流畅而优美,仿佛被微风轻轻拂动,为观音像增添了一丝飘逸。胸前饰有璎珞,这些璎珞由细小的珠子和精美的配饰组成,工艺精湛。臂部饰有钏环,与整体风格相得益彰。

下身的长裙同样引人注目。工匠通过精湛的雕刻手法,将长裙的质感呈现出来。坐像右腿高蹲,左腿下垂,这种独特的坐姿被称为自在坐,展现出观音菩萨的境界。右手搭于右膝上,左手下垂,姿态自然而舒展,仿佛在向众生传递着慈悲与关怀。

这尊自在观音菩薩坐像,不仅仅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,还有着宗教信仰的意义。在佛教文化中,观音菩薩作为慈悲与救苦救难的象征,深受人们的敬仰与崇拜。清代工匠们怀着对佛教的虔诚之心,精心雕琢这尊佛像,赋予它生命与灵魂。

这尊造型优美、线条流畅的自在观音菩薩坐像还有一定的艺术价值,它反映了清代的审美观念,追求精致的风格,通过宝冠、璎珞等装饰元素,展现出观音菩薩的尊贵与庄严。

岁月流转,这尊自在观音菩薩坐像或许曾在香烟袅袅的古寺中,接受着信徒们的顶礼膜拜,倾听着他们的苦难与祈愿;或许也曾曾在动荡的岁月里,历经辗转。如今,它被收藏于盐湖区博物馆,让前来的观者感受那份恒久的宁静与慈悲、古人的智慧与信仰。

静穆与慈悲的
精妙结合

自在观音菩薩坐像：